

開天辟地

史诗巨作献给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

邵钧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開天辟地

史诗巨作献给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

邵钧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天辟地 / 邵钧林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10054-1

I. ①开… II. ①邵… III. ①革命斗争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4432 号

责任编辑 文 青

装帧设计 萧晋兴



开天辟地
邵钧林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毫米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450,000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054-1/I·909
定 价 39.00元

北京。清晨。不知何处飘落下一张张传单，可电线上趴着的麻雀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地依然在昏睡。

一辆拉尸体的人力车，拉了不少尸体，沿街走来。收尸人将一具具冻僵的尸体拖到大车上拉走了。

听到远处的狗叫声，抬尸人抬起眼睛看向前方：一个妇女垂着头把孩子整个搂在怀里一动不动，一群饿狗扑上前去叼走了她怀抱的婴儿，当街撕扯着，婴儿被撕得粉碎。妇女却在街沿上一动不动，她裸露着的单薄衣衫在风中摆动着。她早已断气，收尸的大车向她驶去，人们把僵死的她丢上大车拉走。

突然，凄厉的警笛声和杂乱的马蹄声骤起，惊飞了麻雀。满载着北洋政府军警的卡车呼啸而过。一标荷枪实弹的马队出现在街口，杀气腾腾地迎面奔来。一群恶狗四散而去，一只狗的嘴里还叼着婴儿血淋淋的小瘦腿。

杂乱的马蹄践踏着古砖铺设的路面，积雪飞溅。飞奔而过的马队留下一阵旋风，卷起散落的标语和传单，四下飘零。一根电线杆上残破的标语依稀可辨：废除卖国条约，打倒卖国奸贼！

路过的军警熟练地贴了一张通缉令覆盖在电线杆的旧标语上，通缉令上的画像正是陈独秀。

几队军警冲进月台，空气中弥漫着恐怖。在月台上候车的旅客惊恐万状，纷纷退避。军警头目指挥着军警把月台围得水泄不通。一双双端着长枪的手拉动枪栓把子弹推上了膛，如临大敌。

一辆警车开上站台，停下，车门有人打开。在卫兵们的簇拥下，北洋政府京畿卫戍司令大步走来。

军警头目连忙迎上：这么冷的天，司令怎么亲自来了？

卫戍司令：王某承蒙大总统抬爱，有拱卫京师之职，岂敢懈怠！

军警头目不解地问：不就抓只小鸡吗？

卫戍司令两眼一瞪：小鸡？你不会连抓什么人都不知道吧？

军警头目从随从手里接过一张通缉令：不就抓个陈独秀吗？司令，我可已

经把这份通缉令贴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卫戍司令随手接过通缉令，陈独秀的画像和悬赏十万大洋的标题赫然在目。

卫戍司令扬了扬通缉令：这个陈独秀可不是只小鸡，而是面大旗，一面煽风点火的旗。如果让这面旗再摇下去，像“五四”那样的暴乱还会越来越多。赵家楼的火要是越烧越旺怎么办？告诉你吧，大总统有令，如果他敢拒捕就乱枪打死！

军警头目：司令放心，今天就是这个姓陈的死期。

卫戍司令将通缉令撕烂，揉成团，狠狠地掷于地上。

一声汽笛长鸣，老式火车的长烟筒喷出一股浓雾。车轮碾着铁轨，隆隆地驶进一条隧道。

车厢里拥挤不堪，或站或坐到处都是人。陈独秀时年四十一岁，头发已经稀疏，前额像一个斜坡，鼻梁挺直，眉毛间隔很宽，线条分明，很像近代表现派非洲艺术大师雕的铜像。

陈独秀朝坐在一旁的长子陈延年瞥了一眼，说：滚，给我滚回上海去！

冬着秋衣的陈延年打了个寒战：那你呢？

陈独秀没有答话，从桌上的三角纸包里抓过几粒花生米，扔进了嘴里嚼着。

坐在对面的白发老翁瞪了陈独秀一眼，也抓过几粒花生米嚼了起来。

陈延年没好气地说：陈先生，你可给我听好了，要你南下的不是我，而是你上海的朋友，是他们硬要我到武汉找你，劝你到上海躲一躲……

陈独秀打断他：躲什么躲？到哪里都是乌烟瘴气，我早就不想呼吸了。中国亡，我就在亡国的前夜死！

陈独秀一拍桌子，将三角纸包里的花生米震得满桌滚落。陈独秀这一拍，他和陈延年都愣在那里安静了。车厢里的人们也都跟着一愣，旁边一个妇女怀里的孩子突然吓得大哭了起来，车厢又跟着恢复了嘈杂。被拍散的花生米有的沿着小桌直接滚落，被陈独秀座位下伸出的一只小手准确地接住。原来在车座之下还躺挤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他接到陈独秀掉的花生米便贪婪地塞进嘴里吃了。

这时火车开出了隧道，车厢里突然十分明亮。对面那白发老翁赶紧去捡桌上的花生米，一粒一粒地放回三角纸包。

陈延年冷笑地压低了声音：你要是这么死了，可没有人给你送终！像你这样，搞几次演讲，写几篇文章，就能救国救亡？别做梦了吧你！

陈独秀腾地站起喊道：畜生，我看你是欠揍了！

陈延年梗起脖子，凑上脸：揍吧，你看揍哪合适？

陈独秀扬起右手欲揍，被对面那白发老翁一把抓住了手腕。

白发老翁：你这人，骂人我就不说你了，怎么还动手打人？

陈独秀上下打量着那人：真是喝我的酒还打我的狗，吃了一路我的花生米我都没说你，我教训自己儿子，你倒管上了。

白发老翁惊讶地说：你俩是父子？还真没看出来……

陈独秀：身逢乱世，纲常岂能不乱？

白发老翁捧起装花生米的三角纸包：是啊，是够乱的。你这一路明明吃的是我买的花生米，硬说是我吃你的……

陈独秀：这明明是我买的花生米嘛，不信你问我儿子。

陈延年朝桌下一指：你买的在那儿呢！

原来，他买的那包花生米正在椅子脚边放着呢。陈独秀俯身从桌下捡起三角纸包，忍俊不禁大笑起来。

这时，列车缓缓驶入京郊的一个小站。外面的雪还在下着。等车的人们也管不了太多了，就在风雪里站着。

陈延年二话没说，起身到行李架上取包裹：笑什么笑，眼不见心不烦！我走！

陈独秀一愣，连忙顺势把三角纸包和一卷银元悄悄地塞进儿子的口袋。陈延年没有察觉，拎起包裹扭头就走，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

陈延年：我跟乔年就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了，不会再让你心烦了。

陈独秀故作不屑地展开手中的报纸，一屁股坐了下来：我比你们还小的时候就开始闯关东了。你给我听好了，到了国外可不比国内，如今人类的生存之道都集于欧洲，但愿你们兄弟俩……不要僵化，能在那儿真正找到你们正确的人生。

陈延年边往外走边喊道：我给你留句话！

陈独秀瞪起眼睛：儿子教训老子？

陈延年语气生硬地说：陈先生，你树敌太多，北京的军警是不会放过你的。

陈独秀语气更为生硬：成啊！那就当今天是你我的诀别吧！

陈延年愣了愣，扭头走向车门。一声汽笛长鸣，列车轰隆隆地移动起来。陈延年一步跳下站台。陈独秀转向窗口，陈延年的身影从窗口掠过。陈独秀双手扒在窗玻璃上，神情与刚才判若两人！哎……延年！

渐渐远去的陈延年也伫立在站台上回望着列车，久久没有挪步。

车内白发老翁不解地说：你们这对父子可真有意思，见面就吵，分开又舍不得。

陈独秀没有回头，也没有回话。

白发老翁摇头叹息：不管如何，儿子总该叫声父亲，不该直呼其名。

陈独秀喃喃地说：他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没有宗族和家庭的概念……

座位下突然伸出一只手来碰他的腿，陈独秀吓了一跳，低头一看，刚才捡花生米的小男孩抬头冲他“嘿嘿”地笑着，又伸出了一只肮脏的小手：我叫你爹，行吗？再来两粒？……

大雪覆盖了北京城的街道。一条红缨鞭在空中抖出一朵鞭花，“啪”地甩出一声脆响。一匹枣红马拉着一架单挂马车拐出巷口，疾驰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赶车的正是三十一岁的李大钊。他娴熟地赶着马车，神色严峻。

车篷的帘子掀开，现出财主打扮的高一涵：李先生，你说这样能行吗？

李大钊看了高一涵一眼，目视前方，一手挥鞭子赶着马车，另一只手把鼻梁上的眼镜摘下来，抓起手边一顶车夫样的棉帽戴在头上：情况危急，只能出此下策了。仲甫先生安危事关重大，万万不可马虎。一涵，你一定要想办法混上车，把仲甫先生堵在车厢里，换上你身上的这身行头再让他下车，你自己另想办法脱身……

高一涵：李先生，还是你来财主，我来车夫吧。

李大钊此时已将破旧带油的老棉袄穿在了身上，一使劲扎好腰带：算了吧你，让你赶车，那还不赶到沟里去？少东家，坐稳了！

一声鞭响之后，蹄声如风声一样远去。李大钊的马车刚过，垂直方向的路上便驶过一辆运尸体的马车。

火车吐着粗气，轰鸣着驶进月台。

军警头目指挥着军警们围上列车，去封堵每一个车门。军警们一一检查、盘问下车的旅客。不知高一涵与候车的旅客们说了什么，大家一起吵吵嚷嚷地涌向车门。军警们连忙阻止，与候车的旅客发生了冲突。

高一涵趁乱闪身挤上了车。李大钊挤在旅客群中，踮着脚，注视着车门。

不一会儿，陈独秀换上高一涵的那身行头，长袍马褂，用围巾蒙着半张脸，出现在车门口。李大钊挤过去接过了陈独秀的行李。

李大钊：大东家，你怎么才回来，可把家人给等急了！

未等陈独秀出声，李大钊已拉着他挤出了人群。

谁知走出没多远，就被卫戍司令和军警头目挡住了去路。

卫戍司令上下打量着陈独秀，冷笑着：陈先生，王某可是恭候多时了。

李大钊连忙上前：这位长官认错人了吧？我们的大东家他不姓陈……

卫戍司令：大东家？新青年什么时候变成土财主了？

军警头目伸手去扯陈独秀的围巾：陈先生，请问你贵姓啊？

陈独秀挡开了军警头目的手，自己一把扯下了围巾。

陈独秀：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李大钊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暗暗叫苦。

月台上下车的旅客们听到“陈独秀”三个字，顿时都围了过来。

卫戍司令大笑：好，这才是新青年的气派。

陈独秀报以冷冷一笑：那我就让你领教一下什么叫气派！

说着，陈独秀突然从怀里抓出一叠传单，扬手撒向空中。传单在空中绽开，四下飘落。旅客们拥挤着去接传单，月台上顿时大乱。

卫戍司令与军警头目没有想到陈独秀会来这么一手，顿时懵了。

李大钊一把拽过陈独秀，拉着就跑。

卫戍司令气急败坏地大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军警头目掏出手枪朝天连开了两枪。枪声并没有稳住局面，反而引起月台上更大的混乱。

车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打着开车的旗语，被人群冲撞得一个趔趄。

火车喷出浓浓的烟雾，隆隆启动。军警的队形被四下奔跑的旅客冲乱，李大钊与陈独秀淹没在混乱的人群中。

军警头目又开了两枪：跟我来，追！

李大钊扶着陈独秀登上停在不远处的马车，自己解开了马缰。红缨鞭“啪”地甩响，马车冲出车站疾奔而去。

军警们跟着军警头目急忙追赶。凄厉的警笛声和急剧的马蹄声再次在古城街头响起，摄人心魄。

李大钊扬着红缨鞭，驱车狂奔而来。街两侧的行人和小贩个个面呈惊恐之色，引颈翘望。

前方路口，突然现出几辆满载军警的卡车迎面而来。李大钊赶紧拉住马缰，刹住了马车。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军警的马队已尾追而来。马蹄像敲着的急鼓，声声敲在两人的心弦上。

陈独秀把屁股从车座移到了车辕：守常，你走你的，别管我！

说着，陈独秀就要往车下跳，被李大钊一把拽住。

李大钊：你是不是大牢还没待够？

陈独秀不以为然地刚要说什么，被李大钊一把推进车篷。李大钊挥鞭驱动了马车。

马车拐进了一个胡同口。军警头目亲率马队追赶而来，接连掀翻了路边的几个货摊。军警的马队和车队会合在胡同口。军警头目勒住马缰，看看地面积

雪上的车辙，挥鞭一指。马队掉转马头，冲进胡同。

李大钊的枣红马撒开四蹄，狂踩着积雪，拉着马车狂奔而过。马车后面还拖着那个被掀翻了的货摊。军警的马队随后紧追不舍，如同声声惊雷从胡同间滚掠而过。汽车车轮滚滚，一路鸣笛。一堵破败的院墙禁不住如此的震撼，轰然倒塌。

这时，拖着的货摊已被拽掉，马车从胡同的另一个出口冲出，拐向大街。军警的马队随即也冲了出来，奋蹄穷追。

马车毕竟跑不过马队，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李大钊抖着马缰，挥着马鞭，额头上热气蒸腾。

陈独秀却快乐得像个孩童，干脆扶着李大钊的肩膀站了起来，高门大嗓地对李大钊喊道：我是出了研究所进监狱，出了监狱又进研究所……

李大钊用红缨鞭一指：那你看前面的人墙比监狱的高墙如何？

陈独秀抬眼一看，不禁愣住了。前面现出一道人墙，足有几百人，把宽宽的街道堵得严严实实。

陈独秀长叹一声：唉，到处都是墙，不是高墙，就是人墙……

李大钊：这回我们还真不怕！就来它个撞上南墙也不回头！

红缨鞭在空中一抖，马车隆隆地撞向人墙。

陈独秀大惊失色：守常，你这……

人墙突然裂开一个口子，随即爆发出一片欢呼声：陈先生，李先生……是陈独秀先生！

马车从人墙的缺口中隆隆驶过。

陈独秀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这……

李大钊：连自己的学生都不认识了？

陈独秀愕然：北大的学生？

待陈独秀回头望去，见人墙已经合拢，挡住了军警的马队。学生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与军警的马队纠缠成一团。学生们紧挽起臂膀，拉在一起。

军警头目恼羞成怒，挥起马鞭抽打挡道的学生。场上顿时马鞭飞舞，鞭鞭见肉。一位女学生脸上挨了一鞭，顿时皮开肉绽，但仍扑上去死死抓住马铁。一群男生迎着马鞭蜂拥而上，死死地相互挽起手臂：有种的，就从我们身上压过去吧！

学生们呼喊了起来！

军警头目胯下的坐骑被轰然扳倒在地，人被甩出丈余开外……

绕过一道山梁，马车驶上茫茫雪原。陈独秀摘去毡帽，浑身像个蒸笼，直

冒热气。

陈独秀：那些北大的学生是你事先组织的？

李大钊摇摇头：当局要到车站抓捕你的消息，还是他们告诉我的呢。

陈独秀垂下头：唉，让学生们用血肉之躯去阻挡罪恶政府的铁蹄，于心何忍？

李大钊抬起眼：还不是为了救你陈大教授么！

陈独秀：你这是送我往哪去？

李大钊：除了监狱和地狱，往哪去都行。

陈独秀用命令的口吻说：这不行！掉转马头，回北京去！

回答他的却是一声鞭响，马蹄声加快了节奏。

陈独秀：你！听不见吗？回北京去！

李大钊又是一扬鞭子更加快了马步！

陈独秀气恼地两手一撑，腾地跳下了马车。

李大钊只好勒住马缰，将车停了下来，焦急地问：你干什么去？回北京找死吗？

陈独秀朝一棵树走去，头也没回：憋死我了！

李大钊不禁摇摇头，靠在马车上等着。

李大钊取出眼镜戴上，憨笑着：都说皖地多豪杰，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陈独秀：学生们在流血，我不能退避三舍！

陈独秀撒完尿一抬头看见被饥民扒光了的树干，愣在那里。

李大钊朝陈独秀走去：仲甫，千万别犯糊涂。你想想，前不久你被捕入狱，全国各地有多少人为营救你而奔走呼号？连孙中山先生都专门发表了声明。今天那些学生以死相救为的又是什么？说明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这个社会……

李大钊走近才发现，陈独秀撒尿的树丛后躺着一具乞丐样的女孩尸体，翻着痴呆的眼睛看着天，伸着的一双枯槁的手上紧攥着一个破碗。陈独秀走过去用身旁的草席将她盖好。

李大钊赶车道：翻过前面这个坡就是我乐亭老家了，没多远……到那歇歇脚！

李大钊赶着马车进了村子。

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开门见是李大钊，高兴地忙向屋里喊：妈，爸和陈伯伯回来了。

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探出头来，一看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两身装束，便担

忧地看着他们不说话。

陈独秀冷得实在不行了，毫不客气地径直冲进屋里蹲在灶边烤起手来：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到家了！

赵纫兰在灶台上紧着忙活，屋里的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跑来跑去。赵纫兰招呼儿子李葆华，从灶上端了一锅热气腾腾的杂烩菜放在炕桌上。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锅沿上熟练地烙着玉米饼子，并不时向大炕看去。

李大钊为陈独秀点燃了雪茄烟，二人盘腿坐上炕沿，狼吞虎咽起来，间或不时呷一口炕桌上温好的烧酒。

陈独秀好像终于全身暖和过来，舒服地轻轻放下酒杯，身子往后一靠深吸了一口雪茄，吐出烟来：想不到你赶车倒是个好把式。

李葆华：您不知道吧！说了也没人信，我爸这个大学教授啊，就喜欢赶车！

李大钊：去！别添乱！生活所迫，七岁就赶了，童子功呢。

陈独秀往被子垛上一躺，被什么东西硌着了，顺手拿出来，是张卷好的《湘江评论》报。

陈独秀：《湘江评论》？我读过它的发刊词，很有气势。哎，这份报纸的主编毛泽东就是三年前在你属下当图书助理员的那个毛头小伙子吧？

李大钊：嗯。他现在可是不得了的人物……湖南那边的工作开展全靠他了！

陈独秀：他的创刊宣言开篇之语我至今还记得——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

星华、葆华坐在门槛上看着许久未见的父亲，他们都被陈独秀的话惊得吐出了舌头。李大钊笑笑，跳下炕把孩子们轰进了厨房，在身后关上了门。

陈独秀吐出一口烟雾探着头问：这个毛头小伙子跟你还常有联系吗？

李大钊：常有书信来往。

陈独秀：他是不是还在洞庭湖开闸放水？

李大钊：除了开闸放水，估计跟你一样，也在点火烧荒。

陈独秀：点火烧荒？

李大钊：日本政府逼迫我们接受卖国条约，福州又发生惨案，全国各地都在焚烧日货，像毛泽东这样的叛逆之人决不可能坐视不管！

星华、葆华趴在门缝里看着爸爸，眨巴着眼睛认真听着。他们被烟呛得咳嗽起来，葆华忽然大声地说：爸，毛泽东？是钻进牛魔王肚子上的孙悟空吗？

陈独秀笑了，两眼灼灼地说：说得好！他不是，也差不多！这样的反抗之

火烧得越旺越好！来，进来一起吃点吧！

葆华和星华：我们不饿！

李大钊让正拉着风箱的赵纫兰让开，自己蹲下身来，在妻子的耳边说：把大屋的铺盖整理一下，晚上我们怕要聊到很晚，你带孩子们先睡吧……

李大钊使劲地推了几下灶旁的风箱，大灶里的火苗轰地蹿了起来。

一个巨大的火堆在熊熊燃烧，火光冲天。火堆周围人山人海，呐喊着把一件件日货扔进火里。

人群中有一个肩扛木箱的背影格外抢眼，因为他的个子高人一头。

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人匆匆跑来，冲那背影喊着：润之，润之……

毛泽东侧过头：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让我跟日本强盗干完这仗再说！

时年二十七岁的毛泽东快步向前，奋力一顶，把木箱扔了出去。轰的一声，木箱落进火堆，爆出漫天火星。

毛泽东拍拍双手，转身走向何叔衡：何胡子，什么事？

何叔衡递过一盒火柴：你看，这个要不要烧掉？

毛泽东一时没反应过来：烧它干吗？这火还得点呢！

何叔衡为难地说：可，可这洋火……也是日产的。

毛泽东一怔：啊，也是日本货？

何叔衡嘀嘀咕咕地说：按说应该把它烧掉，可烧掉又点不成火了。

毛泽东接过火柴，放在眼前端详着，目光朦胧起来。

良久，毛泽东没头没脑地嘀咕了一句：三年前，我就跟萧子升说过。

何叔衡：说过什么？

毛泽东：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何叔衡：你是说中日必有一战？

毛泽东思索着把目光投向火堆：救国救亡，来虚的不行，必须来实的！

熊熊的烈火在毛泽东的眼眸中闪动。

山坡上的小村落，落满了皑皑白雪。

李大钊小屋里的灯光渐渐熄灭了。一盆滚烫的洗脚水被李星华端了起来，放在炕边。李大钊招呼陈独秀烫烫脚，解解乏……

李大钊意味深长地说：鸡仔已经出壳，羽毛渐丰，母鸡该想想做什么了。

正在炕沿上给他们铺被子的赵纫兰说：不明白。母鸡？母鸡除了下蛋还能作什么？

李大钊一摆手：去去去……我这说着正事呢！

李大钊又对着陈独秀说：人家都说你是只擅于孵蛋的母鸡，有了你，成千上万像毛泽东这样的年轻人就都破壳而出了。

陈独秀调侃着：嫂子说得对，就算我是母鸡，也做不了什么的。

李大钊：母鸡可以用翅膀护着鸡仔，防天上的鹰啊！

陈独秀：可防不胜防……

赵纫兰笑着调亮了油灯：你们聊，早点歇了吧，别一碰上就没完没了地不睡。

李大钊：光一个山东就有五个外国列强在抢而食之，各派新旧军阀又都勾结一个列强作后台，内战愈演愈烈，遍地都是难民，民不聊生啊！如果不寻求新的出路，亡国亡族的日子怕是不会太远了。

陈独秀又吸了一口烟，抬起烫完的脚：说吧，守常，你认为新的出路在哪儿？

李大钊郑重其事地说：希望仲甫先生所高举的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上，一笔一划地写上“马克思主义”五个大字。

陈独秀：你认为我还不够旗帜鲜明？

李大钊：因为你这面旗帜的号召力太大了，无可替代。

陈独秀侧过头：守常，你我成为至交，凭的可不是恭维。谁都知道，歌颂俄国十月革命，你是第一人，这传播马克思主义，你还是第一人。

李大钊坦诚地说：我至多是个吹鼓手，而你却是旗手。正是你高举起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才使去年“五四”的那场历史性运动得以爆发，旧秩序被破坏，偶像被打倒，价值被重估，各种学说在思想文化的断层中乘隙涌入，纷呈一时。但恕我直言，新思想潮流虽然澎湃，但也带来了复杂和浑浊，没有形成主流。

陈独秀望着眼前缥缈的烟雾：是啊，这主义那主义的，足有好几百种。

李大钊：而且呐喊多于行动，各弹各的调，各结各的社。要实现救国救亡，使我们中华民族得以振兴，亟待你这个旗手引领出一条正确的路。

陈独秀抽了口雪茄：光写上马克思主义这五个字，恐怕还不足以奏效。

李大钊兴奋地躺倒在炕上对着窗外瞪大了眼睛：我们筹组一个自己的党怎么样？一个能够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运载到中国的党，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党，一个劳工专政的党。

挂在小山村上的一轮满月钻进了乌云。

陈独秀倒在炕上，钻进了被窝。他迟疑了一下，看看外面朦朦胧胧的月光，喃喃道：组建一个自己的党……

李大钊见状，深知其中的困难，也平静下来，转过身去：睡吧。

两人都闭上了眼睛。赵纫兰轻轻地掀开门帘进来，把油灯吹灭。在只有点月光的屋子里，两人又都睁开了眼睛。

陈独秀眺望着窗外的一轮满月正被乌云遮蔽：此时此景，使我想起两个字来。

李大钊：哪两个字？

陈独秀：混沌。

李大钊：天地如鸡卵，卵中之黄白未分，是混沌也。

陈独秀：卵中之黄白既分，是开辟也……

残烛冒着淡淡的青烟。

雪停了，天还没亮，李大钊已经是平时的长棉袍打扮，在院子里和高一涵一起装备着骡车了。

李葆华抱着床棉被从屋子里跑出来请求道：爸，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干革命！

李大钊说：别胡说，在外面瞎说会掉脑袋的。去，老实在家待着！

李葆华不悦，把棉被往车上一摔扭头往屋里走，正撞见出门的陈独秀，陈独秀已经换回了火车上那身他常穿的白衣服。

李葆华摇晃着陈独秀的胳膊：陈伯伯！……

陈独秀看看李葆华，看看李大钊，不知如何是好。

赵纫兰放下柴火拉过李葆华的屁股就打：满嘴的胡说八道，再敢瞎说打死你！

李大钊忙拉开了他们，拉起陈独秀就往院子外面走，还一边走一边对孩子们交代着：葆华，星华，别胡闹。你看这骡子瘦的，能拉上我们仨人就不得了了，再拉上你们就走不动道儿了。在家好好等着！爸爸一回来，就接你们一起搬家去北京。

赵纫兰担忧地和孩子们伫立在门口，一起送走了前行的马车。

天边泛起鱼肚白，高一涵拉着骡车随在后面，李大钊和陈独秀步行走出村口，走上雪原，站定远眺。

陈独秀轻声问道：守常，我想了一夜。你说，我们这个党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

李大钊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你的变化之快实在是令人吃惊。

陈独秀笑笑：别忘了，我的手刚刚摸过铁窗。

李大钊兴奋地转过身来和陈独秀脸对着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改称共产

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称共产党，我主张用这个名字。

两人伸出胳膊，两只拳头使劲地碰在了一起，会心而笑起来。

李大钊捡起一根树枝，在雪地上写下“共產黨”三个大字。

陈独秀想了想，接过树枝，在“共產黨”三字的前面加上了“中國”二字。

李大钊一字一顿地念出了声：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激情难抑，站起身，发出一声长啸：中国共产党……

他转身对李大钊轻声地问：好听吗？

李大钊也激动地站起来点点头：太好了！都说你面相如钟，却想不到还声如洪钟。

陈独秀：你知道我这人以倔闻名，从不屈服于任何人任何旗号，但有一样东西我必须得屈服，那就是真理之声。

两人挨身站着，仰着脸，极目远眺。朝阳从云缝中透出一缕光芒，把雪原染上一抹血红。

李大钊眯眼望着天：你看，天开了。

陈独秀手用力一劈：这就叫开天辟地！

高一涵赶着骡车跟上来，李大钊和陈独秀跳上车。满目皆白，惟有马鞭上那朵红缨一点鲜红，像簇火苗在抖动。

马车远去，两串脚印变成了两道曲曲弯弯的车辙，交汇处正是那写在雪里的五个大字——“中國共產黨”。

海面上驳船穿梭，渔火点点。陈独秀和李大钊穿过引桥，走向天津码头。

两个持枪的外国巡捕拦住二人盘问：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陈独秀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对答：I returned from Tianjin to Shanghai home.

两位外国巡捕恭敬地让路，抬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李大钊笑笑：你看，乘洋轮还是比乘火车安全，明天就可抵达上海。

陈独秀：你怎么跟我儿子延年一样，非得逼我避走上海？

李大钊：去上海不是去避难，而是去战斗。你想啊，上海是中国工人人数最多的地方，是大本营啊！去年的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上海的罢工工人超过了十万，继而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罢市风潮。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实在无法承受压迫，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是独立的，知道吗？在我看来，五四运动的主力已由学生转为工人，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了上海。

陈独秀调侃地说：于是你李大钊也把我由北京转移到上海？

李大钊温厚地一笑：再不建党不行啊！全国反帝烈火像一盘散沙！星星点点，不聚拢起来形成一股合力是不行的！必须尽快建立这个党。筹建这个党任

重而道远。当下各派政治势力都在建立自己的组织。

陈独秀的思维跳跃：据说孙中山也在上海改组国民党？

李大钊：这是他们的党第三次改名了。从国民党改为中华革命党，又从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

陈独秀：改来改去，只不过多了中国二字而已。

李大钊：中山先生了不起啊，但他这样的革命还不能算是彻底的。依照他的建党纲领，既不可能发动俄式革命，更不可能让工农阶级坐天下。可不让工农阶级当家，这个国家就必定要亡呀！

陈独秀意味深长地说：那只有让我们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用肩头来承担了。

飘着洋旗的轮船上传来汽笛声声。

陈独秀伸出手来：守常，你我从此就要天各一方了。

李大钊握住了陈独秀的手：但愿东南风能早日送来春的消息。

陈独秀指着李大钊：这指路的北斗可是在北方啊！

李大钊：让我指路？唉，能不能把这驷车赶回北京还难说呢！

陈独秀：你想连夜赶回去？

李大钊：今晚不走了，天津有人约我去搞个演讲，正好可以混个吃住。

陈独秀：谁啊？

李大钊：周恩来。

村姑装扮的周恩来背身而坐，女同学林若诗正在为他卸妆。

身后传来一声呼唤：周恩来！

二十二岁的周恩来闻声回头，垂在胸前的大辫子被甩到脑后。

周恩来：是不是还要加演一场？

十六岁的邓颖超一阵风似的卷进门，显得端庄而又干练。

邓颖超：怎么，都连演三场了，还没演够啊？

周恩来笑笑：还不都是你安排的？你这一叫，我还以为又是催场呢。

邓颖超：不是我催场，是有一位贵客专门从北京赶来为你捧场。

周恩来愣了一下：谁呀？

邓颖超：李大钊先生。

周恩来吃了一惊，连忙起身，却被林若诗一把按坐在凳子上。

林若诗对周恩来很有威慑力：你看你，能这样男扮女装去见李先生吗？

正在这时，李大钊鼓着掌走进了教室。

李大钊：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座啊！

周恩来连忙站起来，下意识地去扯脑后的长辫。

林若诗连忙制止：别瞎扯，这发卡还没取下来呢！

周恩来歉疚地说：李先生，您看这……您来之前怎么也不给我们来个信，同学们也好到车站去迎接您啊！

李大钊：用不着客套。坐吧，你卸你的妆，正好可以说话。

邓颖超端过一条板凳让李大钊坐下，林若诗继续给周恩来卸妆。

李大钊用欣赏的目光望着周恩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你堂堂的周恩来，竟然能在舞台上扮成一个楚楚可怜的村姑！

邓颖超：李先生，不光是你，连当红名旦梅兰芳先生都夸奖过他呢！

李大钊：哦，梅兰芳先生也看过你们的演出？

林若诗：那时这部活报讽刺剧演到了北京，梅兰芳先生特地赶来观看，并参加了演出后的座谈会，还和恩来君切磋过反串女角的技艺呢！

李大钊目光含蓄地说：不会多了个艺术家而少了个革命家吧？

周恩来摇头苦笑：要不是学校规定女生不能登台，我也不会去出这个洋相。

李大钊：不，这不是出洋相，而是在进行以文艺为武器的战斗。恩来，你简直把这个村姑演活了，尤其是那段声泪俱下的控诉，简直把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嘴脸揭露得体无完肤。真该为你喝彩。鼓掌！

李大钊带头鼓掌，邓颖超与林若诗也跟着鼓起掌来。

周恩来用草纸胡乱地擦着脸上的油彩：李先生，您真让我无地自容了。

有人在门外喊：周恩来，该你了！

周恩来拉着李大钊向外走。

李大钊也被感染了，他兴奋地问：你们这部活报讽刺剧叫什么剧名？

邓颖超：叫《一元钱》。是恩来根据明代杂剧《炎凉镜》改编的。

李大钊击掌而赞：古为今用，改得好！唉！

宽大的楼梯上围满了一群学生，正抱着一只铜盆抢来抢去的，发出欢呼叫笑声。

李大钊：他们这是干什么？

邓颖超：这是我们觉悟社的一个共同决定，决定以抓阄来彼此废除姓氏，互称代号。

周恩来：这也是体现我们觉悟社的宗旨，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取大家的自觉、自决。所以废除姓氏互称代号，算是我们的第一个觉悟。

同学们簇拥着李大钊和周恩来：你抽吧！周恩来！你先抽！

周恩来摆起了袖子在一脸盆的纸阄里一抓。

同学们拥上前去看：几号？